

卷一

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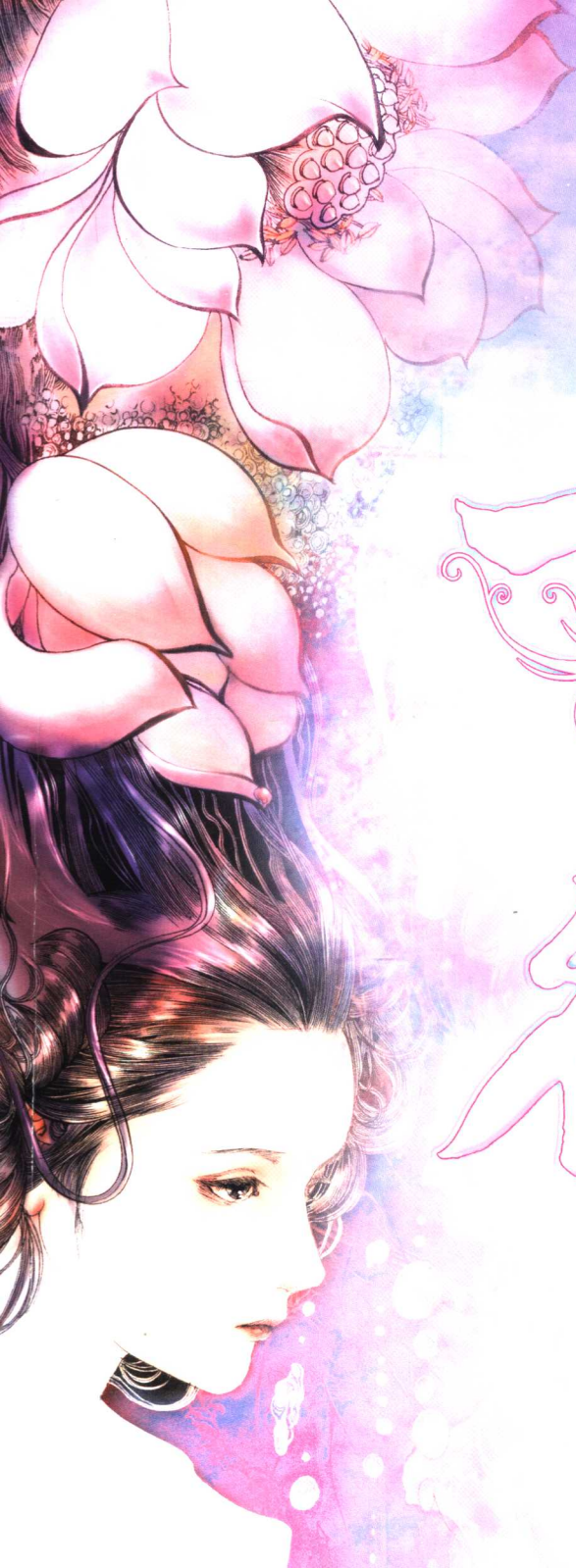
Luoyang Over King

小椴
◎著

武林行

侠之无极 椴式江湖，《今古传奇》扛鼎之作
百万椴迷热切期待，新生代武侠大师小椴三年磨一剑
各大书店前50名购套书者赠送卢波画册

新世界出版社



洛 陷 女 儿 行

卷一
小楸◎著

Luoyang Over King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阳女儿行.1/小楸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6.7

ISBN 7-80228-080-X

I.洛... II.小... III.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421 号

洛阳女儿行. 1

作 者: 小 楸

丛书策划: 红书坊工作室

特约编辑: 钱 丽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 林

绘 图: 卢 波

装帧设计: 80 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940mm × 65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80-X/I · 02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斑骓待

题记·斑骓只系垂杨岸

- | | |
|----------------|--|
| 第一章·天津桥上无人识·2 | |
| 第二章·七十三翁旦暮身·8 | |
| 第三章·画图省识春风面·13 | |
| 第四章·凤楼宁负美人恩·18 | |
| 第五章·蜗牛角中争何事·27 | |
| 第六章·石火光中寄此身·34 | |
| 第七章·看似平常最奇崛·41 | |
| 第八章·成如容易却艰辛·44 | |
| 第九章·斑骓只系垂杨岸·52 | |
| 第十章·碧海青天夜夜心·61 | |

第一部·斑骓待

第十一章·衣上征尘杂酒痕·	63
第十二章·黄金不多交不深·	69
第十三章·槎通碧汗无多路·	77
第十四章·土蚀寒花又此坟·	81
第十五章·旋见衣冠就东市·	89
第十六章·忽遗弓剑不西巡·	95
第十七章·楼中威凤倾冠听·	99
第十八章·江上沙鸥掠水分·	106
第十九章·欲把一麾江海去·	112
第二十章·与人无爱亦无嗔·	119

第二部·陇头行

题记：陇头行儿夜吹笛

- | | |
|--------------|-----|
| 第一章·人生何处不离群· | 124 |
| 第二章·众中俯仰不材身· | 128 |
| 第三章·楚妃堂上色殊众· | 135 |
| 第四章·海鹤阶前鸣向人· | 142 |
| 第五章·座中醉客延醒客· | 148 |
| 第六章·江上晴云杂雨云· | 157 |
| 第七章·高天急峡雷霆斗· | 165 |
| 第八章·古木苍藤日月昏· | 174 |
| 第九章·青牛久已辞辕轭· | 180 |
| 第十章·鸣玉朝来散紫宸· | 188 |



第二部·陇头行

第十一章·颜波难挽挽颜心·	189
第十二章·一世荒城伴夜砧·	193
第十三章·露桃涂颊依苔井·	199
第十四章·风柳夸腰住水村·	204
第十五章·青郊射雉常盘马·	212
第十六章·深院焚香夜弄琴·	217
第十七章·两都秋色皆乔木·	223
第十八章·一代名家不数人·	228
第十九章·賒取松醪一斗酒·	239
第二十章·去听风涛万鼓音·	247

第一部 · 斑駁待

Luoyang River King



題記：
斑駁只系垂楊岸

题记：斑骓只系垂杨岸

一匹青马系在赭石红的城墙边，有经验的人从马鼻子嗅着气息时那细微的褶皱就可以感觉出：春天来了。

城墙是远景，枯柳长亭才是近景。长亭外的草色破土乍出，那一点点绿意仿佛是给人嗅而不是给人看的。亭中的人儿执着马鞭犹疑地坐着——进城呢，还是不进？他心中反反复复地想，反反复复地掂量着。

亭外，就是雄踞关东的洛阳城。洛阳城的城墙是赭石色的。据传，当年为筑这墙，是用糯米汁捣黏土粘合，精夯细构，才有了今日的坚实厚重。那个人静静地望着城墙上面的天空，从晨光初吐到朝霞如绡，从一日喷薄到彤云万里。日沉了，烛烟升起，一声锣响之后，九门巡守的号令一下，厚重的城门就要关上了——

那个人却还在长亭中使劲地绞着手指：这城，进、还是不进呢？

他已在长亭中枯坐了三天，亭外的马儿已无数次不耐烦地踢踏着蹄，它可不习惯主人这么久的静坐。也只有斜挂在马鞍左侧的长剑才知道，握着这只剑柄的手——本应是怎样的坚定执着。

第一章·天津桥上无人识

一条洛河从洛阳城横穿而过，把洛阳城分为了南北两半，宫城和皇城基本上都留在了北岸，南岸则是老百姓的聚居之地——外郭城。坐在洛水南岸“铜坊”一带向北眺望是件有趣的事，那些青楼朱舍，在南岸吃苦力讨生活的老百姓看来，不啻为神仙宫殿。

连接这南北两城的是天津桥，取意于“天河津梁”——洛阳城是九朝旧都，倒也当得起这四个字。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洛阳城上空像是被扯了层熏黄的金沙罩住了似的，罩在了所有挑担的、骑驴的、抬轿的、卖花的、吆喝的人身上。

黄昏总有一种平和的气氛，能给每个人的心里都带来一份安逸。

一个外乡人正斜靠在天津桥东侧的栏杆上，一双瞳子盯着秋水中的天空与天空尽处的屋舍，他在这里已站了半日了。

这外乡人是今天下午才进的城，进城后的他，愁容反重，坐在南岸铜坊眺望北岸望了差不多一下午，这时才又转到天津桥上来干站着。

——天津桥上无人识。

偌大洛阳，偌热闹个天津桥，是没有什么人认得他的。

这人长了张典型的关左子弟的面孔，二十一二岁模样，虽称不上英俊，却也十分的轮廓分明。他的身材高挑，眉毛压得很低，眉下是一双单眼皮的眼，脸上淡黄色的皮肤，肤色倒还匀细。他长了一只很男子气的鼻，只为那只鼻子，过往的仕女少妇往往会多看他两眼。那鼻子的挺直让人想到他该是个很骄傲的人，虽然他的衣衫与神情都显得有些落拓。

“当——当——当——”惊人众人耳朵的是几声锣响。天津桥上的嘈杂被那锣声的尖锐压得低了些。几声锣响后，天津桥上的行人商贩依旧熙熙攘攘，只是自动向两边让了让。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每日黄昏时的一景：洛阳府尹巡城后要回衙了。要说洛阳府尹在这城中可以说是个不大不小位置颇为尴尬的官儿。说大不大，洛阳城作为东都，满朝金紫，官阶比他大的多了去了；可说小也不小，这洛阳一城的人口户簿、街衢市井、治安缉拿都是该他管的。现任的洛阳府尹姓于名自望，据说曾是两榜进士。但城中老百姓没有谁熟悉他，惟一让人对他产生亲近感的是：满城的文武，差不多只有他一个人的官衙是在外郭城的。

靠着桥栏杆的那个外乡子弟这时回了下头。他是第一次进洛阳，所以对这城市中的一切颇为好奇。只见那府尹坐了个四



人抬的轿子，连护卫衙役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多个人。走在队末的一人虽一身衙役穿扮，但气度却与旁人不同。只见他身材明显高大些，粗宽脸膛，一抹紫髯，身上着了一件绯袍，这袍色配上那衙役的装扮可就有些特别了——以当今朝廷之制，绯色可是有品官员才能穿的色泽，一般不许小吏平民穿戴的。

那外乡子弟不由得一怔，只见那衙役腰下挂了一把很配他身材的厚背腰刀，那刀要是挂在别的什么人身上只怕就显得夸张了些，可在那衙役身上倒颇有威武气概。那外乡人不由向他多看了几眼——如果他不是初到洛阳城，这个人他定会认得，他其实并不是普通衙役，而是洛阳城中鼎鼎有名的九城七品带刀巡捕、“厚背刀”侯健。那可是御口亲封的七品。

那侯健走起路来腰马颇扎实，那外乡子弟点点头，心里也似暗赞了一声。轿子这时正走过他身前，他似隐隐听见轿中传来几声微促的喘息，似乎轿中人呼吸颇为艰难。那外乡人皱了皱眉——那声音颇低，满桥的人除了他怕也没谁能在这喧嚷扰扰中听到了。那外乡人一回头，就见那带刀衙役不知何时在不远处站住了，正定定地看着自己。

他可不愿在大街上被人瞠目注视，装作没注意自又转头去看那栏外落日。可虽掉过头，还是感觉那衙役的目光仍粘在自己背上，心里不由微微不快，心想再这么被他盯下去，桥上的人就会注意到了。他伸直身子，有些慵懒地晃晃脖子，也顺着轿子的方向向前走了两步。

变故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天津桥上、南北两岸此时不下千百人，但只怕没有一个人比那外乡人心中更早划过警觉！他也不知为什么，心中突地一惊，他一抬头，和适才的慵然倦态完全相反，一双单眼皮的眼猛地一睁，就似爆出一道精光来。他望着桥南头一个正在卖梳子的女子，那女子正低着头，蹲在地上，穿了件再寻常不过的衣裳，手里柳条篮里装了好些角梳木梳——这时那轿子正经过她身边。

就在轿子经过她身边的那一刻，她忽然动了——转身、出手，篮子里的十几把梳子打着旋地向众衙役脸上罩来。她这一旋身飞转让那外乡人心里也不由暗叹了一声：好劲的腰功！就

在她转身之际，左手已从袖中抽出了一把短刀来，长约一尺。众人连同衙役们还只觉眼睛被她手中那短刀反射的日光一晃，那女子已一跃到了轿帘门前，喝道：“奸贼，拿命来！”

说着右手把那轿帘一掀，左手却引刀一挥。那外乡人站在轿后，看不清轿子中情形，只见一蓬鲜血扑溅而出，有几点正溅在那相貌看似很平常的女子脸上。那女子似也没想到会这般轻易得手，愣了愣，马上伸手进那轿帘内一抓，众人惊骇之中，她已拎了一颗人头出来。这时，那带刀衙役反应过来——他如果不是被那异乡人牵动心思，反应不会这么慢。只听他大喝一声，就向那女子扑去。那女子却似笑了下，退至桥栏杆边，握刀的手在桥栏杆上一按，人已上了那栏杆，这时她回头一望，脸上神情若悲若喜，看了正扑来的“厚背刀”侯健一眼，提着那个人头“扑通”一声就向桥下跃去。

水声传来，侯健已赶到桥栏杆旁，他一翻而下。第二声“扑通”声传来时，桥上桥下的人们才开始惊叫、慌乱。几个轿夫衙役吓得翻了轿子，大呼大叫，面对着轿中流出的血发呆。桥上之人却都涌向桥的东侧，看水中那场追逐。只见那个女子游得好快，她用嘴噙住那把刀，一手提头，一手划水，鱼一样地向前蹿去，人头在水中留下一丝血色的痕迹。

侯健虽武功高绝，无奈在水中远无那女子灵活。但他胜在劲儿大，一臂划出，人也可蹿出好远。只见桥上众人议论纷纷，桥下两个人已顺水越游越远。那外乡人向那水中望了会儿，收回眼，看向天上。

天上残阳如血，照着洛阳城中的百姓，照着桥下的杀戮追逐，也照着这场杀戮追逐中延伸向过往将来的所有因与果，露出这个橙红色的城市里乱哄哄的一面。

水中的两个人影越来越小，桥上众人的口舌却爆发开来。那外乡人叹了口气，走了开去。临行前又看了洛河中一眼，那曾被全力昂扬击水的两个人划开的水路余纹在斜阳下波痕已淡。

天津桥南，有一座著名的酒楼，叫做“董家酒楼”。酒楼后却有一条衰败的小巷，巷中正有几个小儿嬉闹着。

只听“啪”地一响，一只大青花瓷碗被一只小黑手用力地



揭开，围在碗边的十来双眼珠子便齐齐转了起来。碗里是一碗烧得金黄酥透的香肉，旁边有几个孩子口里就滴出涎水来。那刚才把碗捧过来的小胖子一脸堆笑地眯缝着眼说：“小计，这下总可以了吧，我可是冒着被老爸抽‘笋烧肉’的风险给你端出来的。这下你可要快点接着讲‘乐游原、索剑盟’的故事了。”

那小计约莫十三四岁的样子，左半边脸淡淡地生了一大块青记，如果没有这块胎记，他该是个长相满俊俏的孩子。一堆孩子里，除了一个小叫花儿外，数他的衣衫最为寒窘了，可一众孩子众星拱月似地把他围在当中。只见他伸出两指夹起一大块酥肉放入嘴中，旁边几个孩子喉头耸动，似暗暗吞了一口唾沫。

原来这小计本名于小计，是铜坊后街上何木工的外甥，因从小没了父母，靠他这个远房舅舅带大。别看他小，手段却非同一般，铜坊一带这五街十巷的孩子们没有不服他的，算是这一带的“孩子王”。最让一众孩子佩服的是，小计幼遭离乱，肚内最多的是新鲜趣谈，打前年他作为小跟班随药房的碾药师傅郭叔叔出了一趟远门后，口里说的、肚里装的新鲜诡怪的故事更是多出了几十倍，引得一众孩子随他打闹捣乱之余，更喜欢缠着他听他讲故事。他老人家却颇有些头牌说书先生的派头，等闲不肯轻易开口，前两天似无意中开口讲了段关中“乐游原、索剑双侣”的故事，只几句就把孩子们迷住了，一个个抓耳挠腮，回到家吃饭时还跟自己小弟弟小妹妹们张牙舞爪地说起“太白剑客”韩锬、“索女”方柠的传说——这一对关中侠侣如何身带索剑、双驹并辔、纵横无敌、连破关中水旱三十二处大寇，韩锬长剑“长庚”与短剑“含青”又各是几斤几两几钱，把小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唬得怔怔的，以为乐事。

这不，今日董家酒楼李二掌柜的儿子李保儿又瞒着他爹，从灶上偷出好大一碗酥肉来孝敬于小计，买通他把那没讲完的故事讲下去。那于小计吃掉了大半碗肉，把手指吮干净，很仗义地把剩下的小半碗递给身后一个瘦高小子，“大征，你妹妹不是病了？这半碗肉一会儿你给你妹妹带去，让她也尝尝。”然后，他在衣襟上擦了擦手，问：“上次我讲到哪儿了？”

这偏僻小巷却是在酒楼后街，对面的董家酒楼楼上这时正坐了个客人。楼上雅座都是面朝洛河那边繁盛地界开窗的，面

向后街的只是冷僻座位。那客人正是天津桥上适才久立无语的那个外乡人。想来他衣衫敝旧，小二不爱招呼他，才把他甩在这面对后街小巷的座位。他却像并不介意，品着一小壶“白堕春醪”，心思却不在酒上，一口口慢慢地呷着。

洛阳刘白堕家传酿的酒在当时可谓驰誉两都，可那美酒喝在那外乡人口里却似淡淡然全无滋味。他看着面前的酒盏，盏底就似浮起了一个女孩子的容颜。那女孩儿的右颊上生有一颗小痣，恰到好处地给她那匀停的五官添了分可以打破均衡的灵气。

相逢之初，还是乐游原上百草初霜吧！他那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对一个女孩子这么动心——从小到大，他一向是颇淡视天下脂粉的。那女孩子平时喜欢戴一个竹笠，笠檐底下垂下半幅白纱，纱沿恰好遮到鼻下。说话时，就只见到她一张红唇在乐游原那满地霜白了的草与冻红的太阳间轻轻翕动。他记得她口里呼出的那些细微的白气，暖暖的像那幅遮面的纱一样隔在她与他之间。她的装束分明显出她大户人家的出身，可她的举止却没有一般名门闺秀的拘谨。想到这儿，那外乡人不由得笑了——她的袖中藏着一条飞索，就是矫健如他，也不得不承认那索上的功夫就是算上整个关中之地，怕也可称为少有的了。

几年了？——那外乡人如此自问着。他扳了扳他细长有力的手指，也快三年了。他记得最初自己是如何年少气盛地一怒之下挑落了她脸上的白纱，挑落时她的神情没有慌张、没有怒意，只有一丝错愕。相逢何其偶然，而相伴又何其迅速。三天后，她就在一个荒凉的小店里在他的臂间偎依了。她的性子看似平和，但内心又是不可捉摸的。近的时候，那真的是近得肌肤在畔、伸手可触；可远的时候，只一转神间便会觉得她神思已飞、远在天外。

他记得第一次分别的时候，也是在乐游原，他少有地、有些嗫嚅地问道：“我们，还可以见面吗？”

那女子笑了，“可以。”笑声中带着一丝娇俏。

然后她神色庄肃起来，“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他问。

“那就是，我来则来，我不来时，你不要找我。而且，我



要你发誓，如果你还想见我的话，以后就不要进洛阳城——此生永远不要进洛阳城！”

他愣了一下。然后，她就像以往一样，对自己所有的谜团从不略做解释，转身就走了。

这三年，每一年都有那么两三个月的相伴吧？关左一带，甚或都已传开了这一对“乐游双侣”的名头，但他对她的了解，似乎也不比其他人多上一点点。

可这一整个冬天——已整整一个冬天没有见到她了。那个外乡人就这么蹙着眉头想着，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担心，所以他来到了洛阳。在城外踟蹰了几天后，他终于违背承诺，进了这个洛阳城。但偌大洛阳，他如何找她呢？找到后她会不会真的发怒，此生绝裂？

他这么想着，头都疼了起来。

这城，进对了还是错了呢？

他茫茫然地正自失神，楼下的于小计忽一抬头，愕然地与他眼神对了个正着。然后，于小计一跳就跳了起来。

第二章·七十三翁旦暮身

那外乡人住的是家小客店，他从董家酒楼出来时已是二更时分，又找了个小摊子坐了喝了一回酒，要打烊了才摇摇晃晃地往回走。

这一路上的小巷都颇为阴暗，他似并不急着赶回去睡，在不认识的一条又一条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转着。他的眉头紧锁，为着他心里的那个情结。天上有星指引，他似颇擅辨别方位，时不时地抬头望望。

这时他又岔进了一条小弄，那小弄看来有些怪异，走进几步，里面竟只有一户人家的大门，门口的铜兽嘴里衔的环子已经脱落了，像是很久已没有人住。那弄子很长，仿佛到不了头。

那外乡人走着走着就觉得诧异起来。蓦地，那小巷里没来由地就似浮起一片轻烟，那冷青青的烟霭在这偏僻小巷里一升起就显出一种诡异的气氛。那外乡人怔了怔，酒一下似醒了好

多，但心里更迷糊了。突地，他心生警觉，一回头，本来悄无人踪的身后，那寂寂的小巷口方向这时却忽然在这烟中多出了一个人影。那人影佝偻佝偻，低着头提着一个油纸灯笼。

正是三月初的天气，天上没有月，只有一颗颗星眨着眼，那盏灯笼悠然亮起，被那烟遮着，似乎那一个火头是极缓极缓地点燃，仿佛由暗至明竟用了那提灯人整整一生的时间。

开始时有烟遮着，灯明着时灯后的人影却像虚的；可随着灯渐亮，那灯光却随着烟霭的渐散反而转虚了，倒是灯后的人影变实了。乍一看，还没看清那人的面目眉眼，外乡人就在他的人影里读到一种说不出的苍老来。那是一种真正的苍老——那人影的移动虽是无声的，但无声中似乎他的四肢关节都在一下一下地锈响。那外乡人只觉身上一激灵，汗毛轻轻一炸。他心里暗笑自己的敏感，扭头继续向前走着，可那小巷竟说不出的直而长，他步子虽加快，可还是走了两盏茶的工夫才像到头。可这时他一抬头，前面竟像又有一个灯笼亮着。灯光很实，灯笼后的人影却虚虚的，佝偻佝偻——竟还是那个老人！

怎么会？怎么会没见到他超出，却已到了自己前面？——那外乡人这时不由得心里一空。他呼吸一紧，只见那老人坐在巷子口边的石鼓上，瘪瘪的嘴角上皱纹深刻，让人看了他一眼之后都不忍再看他第二眼。

这时那老人见有人来，提起手里的灯笼往那外乡人脸上照了照，灯笼在这一片清冷的小巷里把那外乡人的脸映得一片诡红。那老人轻轻叹了口气，“外乡人吧？”

那外乡人点点头。

老人便不说话，伸手在身边的一个石鼓上拍了拍，“坐。”

那外乡人就坐了下来。

那老人手里的灯光此时却似有些暗了。他右腋下夹了个梆子，看来是个敲更人。只听他道：“洛阳城有什么好，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这是一个阴污暗浊的城市，虽然远看着它好像闹哄哄的一片橙红瑰丽，可走近细看，那一层面纱底下可全都是浊血污泥的晦暗啊。——回家吧，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那外乡人不由得有些怔愕，不知这老人怎么一开口就说起这些？



只听那老人道：“看你穿扮是来自长安？”

那外乡人点点头。老人叹然道：“举头西北是长安。那里，该比这里清明多了吧？”

那外乡子弟再也忍不住心里疑问，狐疑道：“老人家，我适才明明记得你好像就在我身后，怎么又到了我前面来？”

那老人叹了口气，“你大概是第一次来洛阳。不然不会不知道这巷子的古怪。——这巷子很长是吧？你可能以为它是直的，又只一条窄道，所以才会奇怪怎么我看着在你后面，又没超过你，怎么会跑到你前面来了？”

那老人咳了两下，咳过后才又接着道：“这很简单，因为我根本没动——这巷子只有一个入口，也只有一个出口，入口即出口，可让你总以为它是重合的。无论进出，在夜晚，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而且，在晚上，它怎么走看起来都是直的，但其实，它却是弯的。似直实曲，有如人心，有如世道——这、这就是……轮回巷呀。”

他一抬眼，口里说出的“轮回巷”三个字似也有着轮回的意味——那三字从他的口里吐出，过了好一会，在这巷里兜了一转，似乎又绕了回来，轻轻砸在那外乡人的心上。这么个夜，这么个小巷，又是这么个老人，砸得他的心里空荒荒的一时都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来。

“洛阳城里轮回巷，轮回巷里好回头……”

只听那老人用沙哑的口音念道。那声音好像北岷山上的老树风响，听得人心里都荒凉了。然后他轻轻一叹，“可又有谁，生得正当意趣时，会省得回头呢？”

他拍拍那外乡人的肩，“年轻人，得回头时好回头啊。”说完，他挟着个梆子，起身就要走。那外乡人听他说话只说了一半，不由好奇，叫道：“老丈……”

那老人叹道：“你还想问什么？你是想知道当年余国丈的事吗？那段血案，如今算来已整十六年了。唉，就是当初造这个巷子的余国丈，他做了这么个‘轮回巷’，可他本人也不懂得及时回头啊。”

那年轻人奇道：“余国丈？”

只听那老人嘿然道：“别跟我说什么你不认得余国丈，虽